南渡錄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李清撰

九月丙戌賜原任總兵杜松謚武莊

松與劉綎同戰死

撫寧侯朱國弼請先上太子二王謚次及死難諸臣命禮部議奏

禮部以太子兇問未確姑緩之

靖南侯黃得功趨揚州興平伯高傑以兵襲儀真太僕少卿萬元吉和解之乃罷

初督輔可法慮傑跋扈故置得功儀真陰為牽掣勢適

傑銳後開歸許可法將家眷寄揚城得功謂督撫駐節地非諸鎮宜居發癖爭止次日率快騎數百由揚城往高郵迎其宗弟黃蜚初不備傑也傑副將胡茂禎馳報瓜州謂得功圖傑傑倉卒發兵邀得功於揚得功素驍悍持刀騎馬決死力戰傑兵與其刃者皆碎遂挫退時傑又同日出奇師襲虛揚儀真得功兵頗傷遂兩相紛拏元吉急趨調和督帥監臣九德亦先後至喻以大義乃解元吉言古來大將保全功名必以恭順為本淮蔡之勲膽落淄逆昭義之討行讓李回今朝廷新立綱紀

來久恐從此相沿恭順日替遂至輕朝廷而隳綱紀則
臣罪更大因乞罷不允
改新陞南瑞道副使王則昇管職方司郎中事
閣臣士英意也
丁亥督輔可法請進兵恢復詔以北使方行大兵緩渡未
使命辭而行
啓春光殿
鑄弘光錢
授考選博士行人推知等官蔣鳴王等為科道部屬等官

初部院考選擬拜則莊元辰、吳達林冲霄鄭瑜湯來賀

擬道則蔣鳴王游有倫胡時亨吳春枝、王宸大沈宸荃

吳應奇王化澄吏部則趙進美、吳鑄礼部則李曰池泰鏞

刑部則左光明愈近選、及命下則鳴王應奇自道拔拜、瑜

自拜改道、鏞自部拔道、元宸來賀俊大又自拜道抑部

鑄改吏為禩光明自刑部抑同知先是鳴王曰池來賀

皆為閣臣士英所薦曰池來賀兩人言若不屑者及考

選左都劉宗周言隸官不由執政、欲獨抑鳴王、掌拜、正

宸、宗、道、亦聆姚解、乃得道識者已知士英必改矣、元辰

爾選不忝直臣而冷
無援遂貶其品

鑄究大以部院掌科掌道同鄉柳光明以兄光先叔

戊子命錄蔡史官授粒郡籍從閣臣弘圖請也

陞大理寺丞應祀恤本寺左少卿

改環台御史詹爾選等外衙門用

爾選于 先帝時直言幾廷杖閣救削籍至是以孤冷

無援賜中格

命原任御史王應斗毛九淑侯遠撫缺科熊德湯侯鄉寺

缺用

崇禎時應斗九華劾德陽降後九華仕北復為御史

後原任薊遼總督趙光抃給事中韋允儒劉廷佐鄧英侍劉佑黃佑傑御史王績燦李右讜李曰輔吏部主事吳羽文王三重等官

先是太僕少卿臣元吉言薊遼舊督趙光抃起名馬騎之衛受事戍口之後聯領爲合身先被劾竟與悮國督師駢首西市迄今文武貴賤皆爲抱冤至是戶科都熊緯典亦言臣傾讀王永吉疏謂吳三桂黎玉田晏請撤寧內地守關禦寇恨廟人謀國以失地爲嫁遂及大變然不知光抃在職方時出關核察即疏言守入城足疲

中國而快虜謀豈意不幸言而中也疏奏與允儒等供

役元官允儒等以言謫平劉仍以杖斃羽文等以忠廢

己丑工部升左李維樾疏陳民勞吏弊命飭行

維樾言民有七害吏有三反長吏爲殘酷罰重扎抛荒

虚糧賠丁賠衆馬戶農民爲命渡苦賊情奔爰人命株

連訟師爲冷構潑吞噬衙役需索市棍倚漁勢豪逼抗

遊客抽豐此七害也散竊本朝廷之德而宣布務時預微

預類上有虚名下鮮實惠是爲恩反鄉勇本守土之資

而養練無法報名供應徒侈糜文難任保障是爲令反

此特察吏真次日内
閣批其可行乎

事例本稚宜之術而奉行不美會報素封祗飽私橐未了公事是為例反今欲安民必先察吏察小吏不如察大吏監司者守令之表撫按者監司之主也臣聞諸長老言隆萬初年上官俱從行郊野訪問疾苦吏知畏法民無遁情近來養尊處優籍書期會故事而已安所得寵奸剔弊以振揚風紀請勅行各撫按少攝威重留心地方

著刑部朱之臣再擬六等請命絞罪以上提問流罪以下撫按究報

計大逆凌遲處死五條絞六條流二條徒二條工科尤李維樾言從逆一案絞侍郎臣朱之臣議嚴且盡矣然逆之一字未可槩施導賊略地攻城是逆則偷生非逆受賊擬秩要津是逆則斁形非逆受賊半職一官是逆則受辱非逆若乃管河管閘有職掌而無封疆候選候考有空名而無實職所居異處所受同遇乎反出入之謂何夫國家所慎者刑刑必令其無冤臣子所惜者名名必令其可受是逆則不道之誅及之彼籍首稱臣人面獸心者何所逃罪若其非逆則止有應得之名以考

功法定之令概題之曰從逆黨之流亂自全之婦與夫
節同捐豈不寬哉祈別是逆非逆為兩案毋使一念命
生與十惡不赦者同名義離時是其言

革蘇松巡按御史周一敬耒陽知縣姚孫棐贓為民仍命
追一敬贓銀萬兩孫棐贓銀六千兩解充公費
皆明著所定不由部議

陞福建提學副使郭之奇詹事府正詹事
之奇以庶吉士散館為禮部轉提學至是因按臣陸清
源薦忽批轉詹事閣臣鐸所擬也

琉球入貢

湖廣巡撫何騰蛟疏陳天象命中符內外

騰蛟諳數學崇禎末以巡撫入楚與部撫王揚基內監何志孔御史黃澍談及時事騰蛟附耳云賊已入晉燕分危且前星易位帝星臨南諸人欷歔久之兩月後果驗至是疏言從來紫薇垣中光芒若隱若見占者云臣工不和 帝危疑不安天市垣居臨艮位乃金陵分野座中帝星時隱時顯明而微弱主太子有憂疑不決之念頃 皇上仰承天意酌寬嚴之宜妙鼓舞之術舉朝

大小諸臣和衷体國挽回天意

偏沅巡撫李乾德奏救偽官貢允献俘

命張成福以都督僉事充山東河北總兵官

庚寅追削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官

以加派殃民也

命故官子孫陳乞諡廕通政司不許封進果有德業節義

當表揚者礼部察請

命刑部究問熊思戴又命錦衣衛及五城御史嚴逮原任

尚寶丞黃正宥等

當時諸君子坐此論者多矣

朱統鉚糾鎮諸款多誣捏唯云以柎蕪湖抽識借題恭
內臣張彝憲以去又云廣集生徒小試闈蔿則不盡枉
也時臣吏科都韋正宸河南道喬可聘言於左都劉宗
周曰鎮不純宗周愕然問故正宸曰言有餘而行不足
宗周默然

命省右布政一項
旨云右布政清塵無事徒分火耗於左非王言体也
東昌府鄉紳張鳳翔等擒斬偽官復東昌等府縣
闖賊權將軍郭昇以兵狥山東一時偽署府州縣皆至

會閩賊敗於吳三桂、所在起義、東昌州張鳳翔頓光祖、濮州難志儒高含馨東平宋祖乙及各紳弁生民、會監軍職方凌駉淮鎮副將王國棟、凡擒偽府尹一人、臨清濮州東平偽州牧三人、聊城東阿堂邑陽谷朝城博平茌平范縣平陰偽令九人、又偽防禦同知推官各一人劉澤清以聞、皆命優叙

辛卯命撰起居注

起陞原任淮安僉事劉若金通政司參議

壬辰留用例推戶科陸朗

朗居家留都以例推留用入投其並賄內臣待之若史部尚書徐石麒所云奉旨倘扶妓飲西湖則風聞誤也石麒疏朗通內被留朗亦疏詆石麒巧織賍款謂不可覓夯錢止弁及史科都垂正宸以正宸書朗名於掌示石麒曰外遣也卒得留先是江陰知縣李令晢未入都有妾弟主內臣田成家不告令晢託為求吏部致康公言於朝廷稱放門生又有中城兵馬朱揚先以寺臣郭維經移得與考選後託內臣孫元德為求御史致石麒以此詆朗

予公弘基伯孔昭一子錦衣千户

以迎　聖母勞也

癸巳罷湖廣巡按黄澍職

澍按楚贓私狼稔故糾劾臣士英以蓋其貪及為原任

錦衣衛劉僑糾下院看議左都劉宗周疑僑既附會歛

救澍御史喬可聘總知澍貪邪與吏科都章正宸宸言

於宗周乃議行撫臣何騰蛟查勘徑批革職者士英脩

隙也

陞御史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太僕寺少卿予寃倖管差

如故

以定策功也

大學士姜曰廣乞休允之命行人護送予驛賜銀幣從

優

曰廣入閣爭內傳爭厰衛俱錚錚有聲操守尤皭然不

滓為劉澤清朱統鑌誣詆遂以此去

贈故祭酒陳仁錫詹事府正詹事謚文莊

命修　先帝實錄并纂修玉牒

閣臣弘圖疏言　先帝在祚十七年遡厥盛美指不勝

原今長安禾黍起居日註章奏編類亦遺塵職　陛下
悴杜方深採緝郎報蒐羅見聞正可授管南董諸椽還
圖其各省災祥人物節孝義烈等通行巡按提學官分
採郡縣彙送到部毋濫毋狥至科臣羅萬象陳子龍馬
嘉植或奉假或奉差可令兼行採訪事竣還朝各付史
館元揭傒斯云有問學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
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為主本朝寔錄間有微詞遂
來後議方孝孺死節最烈言其叩頭乞生剝蝕純孝書
其失養兒若此者今宜倍懲允之

甲午左都御史劉宗周乞休允之命馳驛回籍給登極恩典

宗周臨行疏言五事一曰修聖政無近歡娛忽遠猷國家之不幸有逆寇之變繼以北狄　陛下奮起南服聲靈所播稍足褫敵人之膽而緩其狂逞若需我以數月之暇矣惜未聞所謂桑土綢繆也乃者紛紛制作一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伎令稍稍陳矣內豎充矣廷金吾赫奕戚畹駢闐矣讒夫昌矣言路阨矣官常亂矣有一於此皆為聖政累則至今日盤場

日倪國勢日畢中原之役所恃者督師一孤未卜將相和而士蹝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何其如此所謂狎近媟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僞臣紀自陛下正位南國中外臣子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初推恩於近侍則左右因而來柄再推恩於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于勳戚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於武弁則封爵視同兒戲于是表裡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因而彼此雄長積為犯上無等之習恐漸此礼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矣此所謂褒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

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自古而然所賴淸議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至後有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使人主眩于是非名寔莫知所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以空虛之禍如　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為一二元惡大憝稱寃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徇國者並有餘戮揆厥所由未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挑激動引三朝詿悞及于聖世總是身家為重君父為輕身自樹黨而坐以黨又懸坐以非黨之黨此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

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有道之長皆有仁義礼樂維持天下而刑罰不與自申韓有刑名之説秦用之以亡 先帝之世其禍益熾而殺機則首中于溷腥仁殺機一動殺運日開遂至怨毒滿天下而不可救也近如俞史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事追贓無乃傷於急切乎健令與日有此好苦之地方借成德以媚權臣又執辨之又近如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繁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厰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損至德而傷三代之治體此所謂急

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醸内憂臣聞養兵所以衛民至後世遂無病民今且禍中人國如毒藥猛獸之不可近不見前者淮揚告变乎曾未幾時而高黄二鎮又報治兵相殺剝民敗鎮各三萬額兵不用以殺賊而自相屠毒又日勞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伎明日遣一伎何為者今即使諸鎮並篤忠貞永為藩輔可令天下之勢安於磐石而臣猶慮以十三萬不殺賊之兵討十三萬不殺賊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為裁抑惟有加派横征畝一二誇覓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

之已矣此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
户科吴适請申明　祖制以議論歸言官報聞
适言頃中興求舊一時姜曰廣於揆席一還劉宗周于
憲署與舊冢臣張慎言向被特簡曾日月幾何三臣忽
先後去揆席所自皆因含沙為祟耳身非言責遑一言
掄大臣進退則捷觸叢熾而正直氣衰臣恐廷臣中有
如三人者漸且戀盟猿鶴即啓事未到諸臣有如三人
者益復錮夢林泉去者日多來者日寡誰與共圖天下
事繼自今請申明　祖制以議論歸言官毋使讒說高

張熒亂聽睹則大臣益想於戳矣

例轉御史黃耳鼎江西南瑞道僉事尋以疏訐冢臣徐石

麒等命以原官留用

耳鼎奉差按秦以關稅不敢逃故例轉遂疏攻石麒及

掌道喬可聘又劾在籍尚書鄭三俊大學士吳甡等內

批留用仍補原官御史

命黃斌卿移駐九江鄭鴻逵移駐鎮江黃蜚移駐燕來

命巡按御史凌駉使宜聯絡北直河南鄉紳義士

丙申以丘之綴為都督同知充河南總兵

旨丁酉叙江北文武多年戰功加馬士英少傅仍兼太子
太師進建極殿大學士盧九德陞一級各與廕錦衣衛指
揮僉事世襲黃得功劉良佐各加宮銜一級廕一子入監
加史可法少師仍兼太子太師趙其杰兵部侍郎張國維
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衛千戶其餘文武內臣加陞還職
有差
戶科倪嘉慶請開屯田限撫標允行
疏言虜寇兩強腹邊皆制兵少不可制敵餉少不足養
兵兵與餉皆務其多而民無可加奈何殫之與閣府有

衛縣有所一衛一所之屯卽以養一衛一所之兵郡縣租稅不與焉故民力寬今屯縣法曰死其田故在近如孫傳庭撫秦力清屯田養兵數萬屢奏捷功不費司農半錙法無他奇按屯田一分卽索精壯一卒其田無卒有卒而精壯卽設其田爲餉募一兵焉故兵食交足而民不疲其始不無怨讟而後平安焉況兵燹之餘原隰彌望力行墾種所養猶多若督撫各具全城方畧兵餉可無憂矣屯田既行則練郡縣民兵城守練衛所屯兵力戰無患寇驕矣若建城銷萌握奇制勝標兵誠不可少

然攷之於昔督標兵不過五千需餉不過十萬撫標兵三千餉不過五六萬司農以昔不及支今每設一督撫輒請兵三五萬餉數十萬竭民之力不能給也諸臣身任封疆志存報雪決無責朝廷以難從之事預藏諉卸卽竭力從之而人窮盜起瓦解土崩諸臣又何以善後況督撫建帥數省撫臣統馭一方皆其節制之衆何處無兵卽戰守不充則或練民兵或藉民兵何不可者猶自令已往仍以五千三千爲額然後聯絡諸鎮以自强力耕屯田以自贍可也

戊戌諡原任禮部尚書董其昌文敏左副都御史孫瑋清
憲
諡舊輔臣孫承宗文忠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忠節賜祠額
忠烈
戊寅高陽失陷承宗闔門死善繼亦死
陞行人司副姚孫棐尚寶司丞
己亥命戶部等衙門會議生節以國用匱詘故也
工部科都李清言　先帝時何嘗不因奴寇急餉然猶
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欲以一隅賂天下有餘此必不得

之數也蓋疆宇雖縮〻地不縮貴沿江沿淮之兵不殊
九邊且昔者宮殿有備結而無營建今則百堵皆興矣
儀衛器具疊倒矣無縮反有盈勢必取給江南昔宋以
花石綱擾擻江南變致方臘一揭竿而此呼彼應如蝟
毛起今日前車也近微督之仗又且四布有司畏譴急
重勢必紛拘民命責雜賦於咄嗟若以一人完數項不
取盈不止計小戶惟逃耳逃則責代於狼長而大戶亦
匱反裘皮盡可為切喻捌令各鎮自為守土計彼此擾
引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顧今日司徒乃已縮之賦

非獨增之賦也各監司郡爲御計彼此執例增索錢糧
本邑曾不顧今日司空保積欠之賦無騐餘之賦也數
者交急之而安文民有必死耳如其不甘死也以我爲
赈以民爲魚者又以何地爲淵叢可怵然懼矣祈勑各
部察現可徵錢糧通行會算以入定出徐俟轉輸疏奏
命會議時正項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
五十餘萬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
户科吴适疏陳憂勤節愛四款俞之
命行人洪組翰催督錢糧

庚子擢原任右都御史沈子木恭靖工部尚書沈儆炌衆

敏

禮科都沈㴶培疏請其祖與父也

陞右通政王淶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

處

加原任淮督路振飛右副都御史

補原任錦衣衛指揮使劉僑管西司房于之英管御道徐

同自等各僉書

准年文綬以原官充總兵鎮守荊州

命靖南侯黃得功移駐廬州以防桐皖與廣昌伯劉良佐
合營進恢黃汝興平伯高傑移駐徐泗進恢開歸
追補建文死節諸臣贈謚立廟京師春秋祭祀
文臣文學博士方孝孺贈太師謚文正兵部尚書鐵鉉
禮部尚書陳迪刑部暴昭俱贈太保鉉謚忠襄迪謚忠
烈昭謚剛烈翰林院纂脩衡府紀善周是脩贈詹事府
正詹事謚貞毅御史大夫練子寧景清俱贈太保都御
史子寧謚忠貞清謚忠烈禮部侍郎黃觀贈太子太保
謚文貞戶部侍郎卓敬贈太子太保尚書謚忠貞副都

御史茅大芳贈太子太保都御史謚忠清大理寺少卿劉闓贈刑部尚書謚忠烈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贈礼部侍郎謚文忠刑科黃鉞贈太常卿謚忠獻御史高翔曾鳳韶俱贈太僕卿翔謚忠愍鳳韶謚忠毅浙江按察使王良贈副都御史謚忠毅蘇州府知府姚善贈太僕卿沛縣知縣顏伯瑋贈太僕少卿俱謚忠愍伯瑋子有爲贈翰林院待詔謚孝節濟陽縣教諭王省贈礼部員外謚貞烈谷府長史劉理贈大理寺少卿謚剛節金川門守卒龔翊贈翰林待詔謚安節武臣魏國公徐輝祖贈太

師諡忠貞都指揮畢能贈平陽伯諡爽烈朱鑑贈合山
伯諡壯烈燕山衛卒儲福贈指揮使諡忠義此皆錦衣
者外侯泰齊泰俱贈太保侯泰諡忠貞齊泰諡節愍張[illegible]
昺郭任盧迥遊昇胡子昭金有聲俱贈太子太保尚書
昺諡節愍任清毅迥貞達昇果敏子昭介愍有聲翌愍
陳信善贈太子太保都御史諡忠節周璿贈都御史諡
肅愍林右贈禮部尚書諡貞穆連楹贈正唐諡剛烈王
艮陳忠俱贈禮部右侍郎艮諡文節忠文愍鄒瑾贈大理
寺卿諡貞愍黃子澄[illegible]盧質廖昇俱贈禮部尚書子澄

原質俱謚節愍昇文節龔泰陳繼之薛永葉福戴爵程
本俱贈太常卿泰謚端眾繼之莊景永莊介福節愍蠡
毅直本忠介魏冕甘霖王彬王度謝昇丁志方林英林
嘉猷陳彥回俱贈太僕卿冕謚毅直霖與志方貞定彬
忠莊度襄愍昇貞勤英毅節嘉猷彥回俱穆愍譙翌巨
敬樊士信徐子權俱贈光祿卿翌謚貞愍敬毅直子信
莊愍子權貞確高巍贈太常少卿謚忠毅周繼瑜鄭恕
張彥方向朴鄭華俱贈太僕卿少繼瑜謚莊節恕忠節
彥方莊愍朴忠莊華貞莊宋徵光祿少卿謚直愍唐子

清黄謙俱贈工部員外子清謚義節謙果義陳思賢贈禮部郎中謚貞敏葛誠贈大理少卿謚果愍俞逢辰石撰程迪俱贈翰林院簡討謚貞直以上俱文臣俞通淵贈偽國公謚襄烈楊嵩贈霍丘伯謚壯愍謝貴贈英山伯謚勇愍彭二贈錡城伯謚武壯馬宣贈全椒伯謚貞壯宋忠贈壽昌伯謚壯愍孫泰贈象山伯謚勇愍莊得贈分水伯謚勇愍張皂旗贈淳安伯謚英烈俞瑱贈東陽伯謚巽愍宋瑄贈西寧侯謚果節瑄西寧侯晟嫡子以應襲故贈張倫贈保昌伯謚貞勇崇剛贈德清伯謚

壯愍以上俱武臣婦女六人方孝孺妻鄭氏贈夫人諡
愍黄觀妻翁氏贈夫人諡貞懿曹凤韶妻李氏贈淑
人諡貞烈儲福妻范氏贈淑人諡孝節胡閏女郡奴諡
孝貞文臣有贈無諡八人黄魁尚書方孝友俞貞永俱
翰林院待詔黄彦清錢芹俱光祿少卿黄希范楊任葉
愍從俱太常少卿武臣有贈無諡十三人廖鏞德慶侯
鏞德慶侯永嫡孫以應襲故贈彭聚萬楚智俱左都督
滕小馬王盧振俱都督同知廖銘錦衣衛都指揮倪諒
攜本周拱元曾濬瞿能子俱都指揮餘死者適者咸列

名附祭尋從工科都李清言奪故大學士胡廣謚又謂
都御史陳瑛醜屍戮於此案太濫宜稍裁清以若自我
革手定當少為貴耳既與復奪可施之諸忠耶且此案
欽勅已久與其斷也寧濫遂止
壬寅改清浦知縣陳燦中書舍人
燦疏辭　帝於幽廢自疏請內轉充之尋又請考選不
允
陞吏科都章正宸大理寺左寺丞
正宸屢忤時故遷之寔遠之也正宸為人潔廉禮科都

沈徹培嘗言正寢不獨怨時可畏即笑時亦可畏後北
兵入紹興正寢為俘去
御史游有倫疏陳和衷翕之
言今國家遭變正同舟遇風時也故必人人從君國起
見事事為朝廷究心殿廷之上進言者平心而談止求
其事之有濟毋傷於過激聽覩者虛己以受當亮其意
之無他勿疑於沽名寮寀之間善則相成無嫌於黨同
過則相諍何妨於伐異大臣擴休容之量庶尹分股肱
之勞文臣一心於廊廟勿怡堂以坐嘯武士協力於疆

揭勿尾大而生驕事有可為則任其乘時以赴不必功
自我成人果可用則聽其破格以取不必恩自己出冠
何以識略何以退兵何以克已失之疆土何以復恢未
離之人心何以收拾渙心而籌合謀而算大與小和而
帥濟見一心之聯文與武和而內外有一體之維舉天
下事直如一家事於以雪恥除兇斷可必矣時司禮監
見諸新御史疏忿索揭往例有關揭無監揭也幸前輩
臺諫執不與乃止
壯王允誠以後府右都督充兵府署總兵官吳學禮以原

官充前鋒署總兵官馬進忠駐鎮荆州
浙江總兵王之仁請清察衛軍團練以資戰守允之
癸卯命關兵曲鎮京口從蘇松巡撫祁彪佳言也
福建巡按御史陸清源奏閩粤冦横得旨會勦
識輔早
工科都李清請條别衷以固金陵命督撫酌行
命給河南巡撫越其杰餉銀十五萬為養兵屯田之本
甲辰追贈諡開國名臣及正德諫臣天啓慘死諸臣各有
差從工科都李清言也

開國十四人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諡襄愍允踪御史中丞章溢贈太保諡莊敏兵刑二部尚書太子太保唐鐸贈太子太傅諡敬安翰林院學士承旨詹同祭酒劉崧左春坊大學士解縉俱贈禮部左侍郎同諡文愍崧諡恭介縉諡文毅太子正字桂彥良贈翰林院編修諡敬裕訓導葉居昇贈御史諡忠愍東莞伯何真贈侯諡恭旅開安文愍孫炎忠愍胡深襄毅王褘莊愍許瑗忠毅五人皆已贈者工部十四人御史蔣欽忠烈主事陸震忠定何遵忠毅劉校孝毅行人孟陽忠介李紹賢忠端俞

廷琦忠愍詹寅忠愍李柃任忠毅唐軌忠節劉平甫忠
烈評事林公輔忠恪給事中周璽忠愍京衛指揮張英
忠壯天啟九人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忠毅蘇松巡撫周
起元忠惠給事中周朝瑞御史周宗建李應昇俱忠毅
黃尊素忠端袁化中忠愍主事萬燝忠貞顧大章裕敏等
諸臣皆已贈蔭時戎政阮大鋮等用事嫉楊左如仇尊
素子宗羲已抵京將為父請謚見事勢不可決計歸卒
請既所列條死一案原以正德與天啟並列故當事者
不說一槩抵九鼎光斗等後人亦自謂意外也

原缺

諡忠節兵部郎中成德大理寺卿諡忠毅兵部主事金
鉉太僕寺卿諡忠節大同巡撫衛景瑗兵部尚書諡忠
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右都御史諡忠壯武臣六人贈新
樂侯劉文炳太師恒國公諡忠壯惠安伯張慶臻太師
安惠侯諡忠武襄城伯李國楨太子太師襄城侯諡貞
武駙馬都尉鞏永固太師諡貞愍左督都劉文耀太保諡
壯果三關總兵周遇吉太保諡忠武內臣二人總督京
營王承恩諡忠愍原任司禮監李鳳翔諡恭壯又贈長
洲縣生員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

人又贈成德母張氏劉理順妻馬氏妾李氏俱安人金鉉母章氏汪偉妾耿氏俱恭人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氏瑛妾時氏俱孺人周遇吉妻劉氏夫人一体致祭帆文炳叔都督繼祖母同投與鉉庶母王氏弟錝皆隨章氏入井以不知道貯內臣自有明二百餘年無謚者得之自承恩與鳳翔始然承恩從 先帝殉破例非濫鳳翔雖城破自刎依嘉靖贈雲奇例可也命紳衿與難民被回多寡一体量差從刑科𥡴敭玖言也

鳴玉後降北為山東僉事

命散右中允楊廷麟所募兵

廷麟聞北都變募兵勤王以朱統鑨誣疏罷之

命都督杜弘域提督池太地方

丙午定皇考恭皇帝陵曰熙陵

陞大理寺丞宗敦一爲陝起平職南吏部郎中張鼎延大理寺丞

鼎延後仕北爲吏部郎中敦一後降北仍爲御史

准張拱日襲封隆平侯

加吏部郎中蕭士瑋太常寺卿

命豫督丁魁楚另用楚撫何騰蛟并撫湖北

丁未命兒來原任庶吉士史可程在寓候察議

可程督輔可法弟南歸後子蔚青弟可遵與歸文韓大忠六人皆被殺

命諸撫楊鶚范鑛趙其杰等俱速赴任糧餉戶部即給

吏科右熊汝霖言　皇上御宇四閱月用過幾何人去過幾何人何銜之封爵當崇何官之舊然宜敘黃白充庭青紫塞路竟打成一片富貴世界究似六朝佳麗復見于今噫亂闖寇虜今日竟忘情南下哉聞虜有設書以

不獲　先帝不討逆賊為辭仗我衆而入而我諸鎮無一旅同與曰何以藉口且即不敢作此遠想而齊豫近壤何不趁此時以收拾各處擒賊之人即迎僞之人總之視賊聲勢為順逆人心忠義已無半點全恃我兵力足以制之方肯回面內向而督撫下亦必得勁兵若干足自當一面然後可以提呼鎮將而與展尾大兼發臂仗若曰鎮將之兵即督撫之兵不過美言可市耳試看今日鎮將誰肯為督撫下者所以今日推一督明日推一撫只是討兵討餉進進吾行去已無及則何不就各

處兵餉通盤打算裒多益寡忍痛一割不猶愈于養之而潰乎東撫東鎮至今徘徊所以楚豫之督爲袁承故乃割歸楚撫何意五省之督爲荆營設徒遠駐偏沅河爲重慶之破蜀中已無完土上流控扼全在荆襄而督在都何不令其速行撫鎮在楚何徒聽其直守建昌遵義滇黔是處敗〻偏入黔滇且中斷黔撫受命數月而叱馭何尚未聞沿江諸戍泒而未更黃斌卿且以病告矣兩鎮相鬬雖日調停然啓釁何人是非宜白豈有一味含糊術壓火凡此大計諸臣魯定〻周維吾若夫朝

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推戴
惡僉廷推而四品監司竟退居端之席追賍定罪無煩
司寇之章雖睿斷無私亦群情共駭況乎騤柱盈出擬
詠繫與一人未用使目為朝為黨一官外遷輒皆當事
為可救無類赤棍耽耽得官呈身懇發以為　殺人之
嚆矢者琛伺待發逐客之令時刪翩　之憐未已堂怡
燕在穴鬭龍蛇半壁江山幾堪耽悞臣願　皇上力學
勤政寡欲清心崇節儉以裕軍需勵憂勤而鼓朝氣而
諸臣因以吐出肝腸共畫匡復必不使中興改玉之日

猶有數天不共之仇則一切聲色貨利筆舌戈矛總銷歸于朕薪膽之內可矣時汝霖將以差行故痛切言之耳越數日戶科陸朗邀汝霖飲適疏抄至朗初擬參劾梅宗及讀至一官外遷二語相視默默聞者笑之

戊申命督臣王永吉馳赴山東同撫臣王燮王滌料理戰守事宜

進撫寧侯朱國弼爵保國公添註中府掌府事

初國弼祖永交中貴戚屬夷冒封保國公至是國弼又藉已定策得之人哉其世胄

加陞楊振宗一級廕一子世錦衣百戶
旨云功在定策
命興平伯高傑赴徐州
加懷遠侯常延齡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
削擬授吏部胡江職
江宗禎時擬科旨改部以言事削籍今 上立與賜環
有言原擬非是授者改吏部職至是因補司草職蓋疑
其與袁彭年比之草疏也微降凡為淮揚道
己酉陞禮科左張希夏兵科都給事中

起降原任兵部侍郎張鳳翔添註左侍郎
鳳翔先任工部尚書坐累下獄後起降用後降北仍為
侍郎
命奉先殿立主致祭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言殿非太廟止宜設位以一后配一帝
從之
禮部主事張采既陳四款俞之
参吉　先帝朝吏兵二部慇懃價賣官文臣取價民間武
臣取價卒伍安得不驅人作賊無已則兼用保舉推授

未幾保舉復有常價遂為貪人開一孔無已則復　祖
宗時救分法未幾積復分有常價又為貪人開一孔無
已則委任中官而害尤益甚向者賤儒與貪尚有內外
御制中官特其與援縱心極意莫可誰何故　先帝時
諸屢撤無已則設廠衛而害尤不可言蓋小人惟財是
視初猶採訪既則羅究乘間通賄造端遂使大獄奇冤
上與下側目不一二年貪人生心各交通廠衛懸其說
事遇錢至于與國供盡又止　先帝日夜懲貪而貪愈
熾者孔子謂刑政則民免而無恥德禮則格　皇上正

位中興固當事事歸史今幸保舉永絕積分本行中官偶逆旋從諫正獨仰廠衛則廷臣交章不尤夫在廷賢者既無伕若輩簡求若小人裴昔年故智陰與交通則徒為增一金伏且 皇上疑在廷而屬之廠衛在朝廷言越家猶不克勉勵以致 皇上之疑廠衛皆市井無賴而欲其仰体 宸衷務在廷數十年結習豈有發幸臣以為權之所在則利隨之而重權奚如用人天下人之僥倖用心冀視用人者為進退誠莫悟抑競端乃鑑衛則天下從風況乎輦轂餘三款多可採

以旱命倚省

庚戌開事例佐工

除舊納中書三司府首領州縣佐貳定援選援光祿正丞監事鴻臚序班各雜職外二十兩為部院司務五府都事一千兩為翰林院待詔府判二千一百兩為提舉一千四百兩為運司三百兩以廩生乙榜准貢皆新例也

辛亥革浙江巡撫黄鳴俊安撫御史左光先光職光先仍追贓提問降巡按御史任天成調外

先是許都攻東陽知縣姚孫棐啓門迎鳴俊天成欲糾之光先以同里解說及閣臣士英薦阮大鋮為光先疏役心恨至是以賄庇俞令卑職提問鳴俊天成亦坐累時光先屢提不至或云已逃左良玉軍中

革原任吏部侍郎呂大器職擢太常寺少卿李沾都察院堂上官

沾言大器懷挾異心阻撓定策故也　上寬仁即位後從不追咎異議一日閣臣士英及立潞王事　上曰王朕叔父立其分耶時禮科都沈胤培曾以此詢亦如之

吏科都章正宸正宸曰當　光廟在青宮時則以　光廟爲國本當　光廟與　熹毅二廟皆絶時則又以福藩爲國本若謂潞可越福猶謂福可越　光廟也于國本安居人皆是其言

命南歸河北北直山東泰晋各紳文臣赴吏部武臣赴兵部酌用從督輔可法請也

實授盧鼎總兵官鎮守武昌

命禮部發眾公議諸應諡者毋得濫狥

差尚寶司丞李之椿往浙直催趲光祿寺錢粮

命察原任左都御宗卿所劾甚員

除裸瑺李植等外又及侍景星蘇京向北皆在差南歸

為黃耳鼎代辨者左都李沾議及此條學道御史喬可

聘力辨言前撼恐搬絆原未相商已愧失職今桑其解

任撫掛漸人所為是愧且負也終不敢與附于是始議

昭雪

命從逆臣不得隊舉

先是劉澤清疏薦從逆黃國琦施鳳儀等已奉俞旨至

是御史胡時亨言國琦寔投偽文科共同鄉句容令朱

議洪所言厭儀受偽勅印當仗儀造言不可用比周之
黨顧貽千金代造比同姦臣張采所言若借題受賄則
羞朝廷而辱班序不可既奏洋清怒詆時亨攻洪等國
倚卒用時亨不能爭也
命除紫服授諸空回籍
命副將以下皆騎馬
時營衛各官橫行金扇高輿闖咽道途有中軍不避提
將者至是職方王朝昇訪禁之有非社當陽之坐頭而
裹口于身不矜裝無諸葛武之帷籌而致糧其輸卑糊

鄉號諭越狀日後如故

壬子命刑部提問革職御史文微淵

楚藩中尉朱盛濃承士英意言其毀制辱宗贓穢狼藉

也楚撫何騰蛟疏寬淵言淵入朝不知何故生許多事

端淵亦微矣

起補葛寅亮太僕寺卿

允德清歸安等漕白蠲折

原任唐事雷縯祚自疏請罪命下法司究擬

縯祚以國變南歸

命追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贓銀

一馮留而不歸臣高傑先言其侵占沙田積贓數至多

至是又以扶皆渡江言命江南北撫臣嚴追子若孫不

免拷禁矣凡沒銀七萬沙田九千未幾一馮憤恨死

御史沈宸荃疏職守兵餉之宜命部覆行

言 皇上御極以來寇虜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猶

常儀文興作粉飾太平不知疆場孔棘固位邀恩怙為

家計了不恤國事甚危黨邪醜正喜訐惡直當艱大而

退縮使伐戍壞封疆之竊倪望染利而推諉使是回西

賊庭之鳴矢仗非　皇上痛心憤志切齒君親之大恨
嘗膽卧薪與告事之臣鄭對〻經度麥飯不得澆山陵
何以錦衣玉食民庶半淪于腥穢何以廣陵深宮西北風
塵尚有南都稅駕于此不為綢繆固守何處可作龜茲
尚有高城府不問疆圉計恩仇不顧國之仇恥者哉今
日之大計無過戰守兵餉數者猷駱西蜀荆襄之兵無能
輕出虜向東者江淮之兵未能即移且器甲脩乎備搭
裕乎將有事鄭宗兵其人乎則戰未可遽言且先言守
耳一邊上游川蜀之衝宜居重江陵北險夷陵陸避之

北溪一絕求唐泰晉之下宜丸封淮武戍守大河西因而就北守之規模北循宋北邊之成迹以為第一重藩籬更不殺已則做宋之南渡自襄樊迄蘄黃撤楚荊山陽以為第二重門戶庶南都少可安枕矣至兵以不任戰之充數何如募之精以百當千各府州縣近各綠之御勇可以固用江楚運不北上則運軍有餘附江北有北上班軍今亦不北上做工宜綠以定伍所云戰不足以守或勝者也若偏難言之現入六百餘萬而淮泗四鎮二督二撫江一督一撫三鎮京師營兵恭江守隘浦

口京口各鎮歲餉並下淮徐哉即以民貲兒鬻女有司
剝削剩髓亦未能足昔我　高皇帝得金陵時令康茂
才充營田使開屯養兵今屯政宜酌舉也各鎮興利宜
領之縣官以利所入減餉所出若　皇上服御王作間
或可止可減可緩為兵民兩裕地所云以節儉倡也
癸丑命曹州道袁樞沂州道郭正中三日赴任如違拿究
時北兵向山東正中留京師日具條呈樞以任子陞監
司從謀留部來年伯劉澤清言虜已至沂州正中總長
安何為若樞抑挽游墅關本　先帝旨察議奏今四部

公然監司又公然題留執云游墅之閑不虛封疆已哉

已責北方何當又責南方疏奏悍當國之故勒限赴任

然竟不遵也

禮科都沈惟培奏　恭皇帝專廟未成宜奉位宮中小殿

以　皇妣孝誠太后配二先后供附姑享從之

甲寅命奉差戶科左羅萬象回奏以疏止臣僚銀兌額解

不前也

後回奏到罰俸一年

命作豫撫趙其杰豫按陳潛夫到任

廕孟津監生王錫王無黨世錦衣衛指揮

皆輔臣鐸子弟以從駕渡河廕

改總兵劉成棟鎮徐州李世春鎮泗州賀胤昌中軍都督

僉事充總兵鎮揚州

下從逆梁兆陽于法司

贓故輔周延儒贓銀三萬兩

吏部尚書徐石麒乞休允之仍予馳驛給本恩例

石麒以外轉科臣陸朗爲所糾然時情日已換欲易用

一番人矣遂乞休初石麒糾朗役內臣及子告閣臣知

內臣恨之從旨甚嚴 上曰家臣猶家子也當以優禮
遣耳遂得溫旨敘北兵抵嘉興石麒作遺疏以郤完畯
卜身存亡、城破自縊二僕敏李成亦隨縊
命集諸臣拜茶宴會專理各衙門諸務
十月乙卯陞尚寶司卿錢元慤太僕寺少卿
陞內臣李國輔弟任錦衣衛千戶
以鄭芝龍為總兵官鎮守福建等處
丙辰起補右通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添設兵部右侍郎
後降北為右通政

陞尚寶司丞李之椿為卿

戶部侍郎管錢法何楷疏陳鼓鑄事允行錢式以一錢為準作樣一座廣收銅多鼓鑄用工精以絕私鑄廣收上匠嚴禁渣末之攙則錢自精以支納稅糧責成米戶舊錢重八分以上者准二文抵新錢一文七分以下者碎為銅交官照時給價行使低小者沒其資本則錢自行供得俞旨

戊子保國公朱國弼請賜券增祿仍世襲公爵俱不允

陞太常寺少卿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

沾初意北征列院吏部尚書徐石麒難之至是奉旨起

陞雖云功在定策亦絆呂大器故也

命曾州道表樞赴豫撫越其杰軍前酌用

命吏部分別酌用蔡奕琛楊維垣等從禮部尚書錢謙益

言也

謙益言中興令主世當屯難皆側身恐懼著元帝初鎮

東江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引酌覆遂絕有司奏太

極殿地絳帳帝命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將拜貴人有司

請市在叙帝以煩費不允史稱帝恭儉有餘雄武不足

然小心祇畏再光晉祚伏望取法丕堂〻天朝不能報
天地不共之仇而假虛為夷猾手胡虜賊果殄滅其恥
滋甚況虜逆鬩摽燕哭我梓宮修我陵廟收我臣僚豈
其革面而革心懷我好音其殄狙鬩以覘我也是故三
事之官六典不可不修舉恐其易我也四海之內八音
不可不遏密恐其薄我也將作之工不可不惜恐其汰我
也一命令之出無俾反唇相譏一政事之行務使嚙指
相戒我躬虜為外懼而又借其覘以自強此所謂戰於
廟堂者〻則曳則云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克奏膚

功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後馬士英一人耳言貨幹濟則云有吳甡將進之臣如蔡奕琛馮元颺祁逢吉何謙等言雪冤諸一段則云 先帝欽定逆案一時握筆諸臣未免輕重有心故出故入今既以贊導無據用阮大鋮若虞廷陛以京營建祠不盡題補削職者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者虞大復以哭奠左光斗致重譴者吳孔嘉以報父仇牽連周昌無他罪以將詠依傍定案者末又申前一段則云奕琛曾以復社發端抗疏攻臣天下多事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況臣本無仇于奕琛乎

視見門戶諸臣植黨營私斷送君父何忍私其故智且他日獨不思見先帝于地下乎逆案之攻入者阮大鋮當周建宗攻逆閹時逆贊其議安有引入攻閹而身反贊導者賈繼春家居時頌大章被逮過新鄉繼春餞送泣別已法司定案一既解死者之奴僇生者于囹圄而反坐罪案不亦冤乎他如馮銓以申救繆昌期周宗建被逐去相位而不免于入扂壯麗鷹陷獄輔投井死節呂純如與董應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其杙聲淚俱一行下而不得出記崇禎初年欽案定臣待放

閫門張化洽勇可壯過臣相與嘆息憤言慨然曰吾三
人他日當事宜共理此案操指十六年言猶在耳豈附
人會于今日哉試遊走于門戶乃以門戶攻門戶又以門
戶薦非門戶人皆哂之
配原任登萊巡撫曾櫻
櫻有清節　先帝時以失城逮獄因開送入京適尋自
投法司收配
刑部請獄原任吏部郎中吳昌時贓不允
旨言其貪穢素著故不得援恩詔概豁止裁五分之一

而已

興平伯請誅高傑逆犯武愫不允

愫以癸未進士為闖逆徐州防禦使張示招誘書自為

实成為承避逆諱也

以武職冒濫命安撫察送復歷試錄

已未省原任兵部尚書張縉以原官摠督河北山西河

南北方便宜行事

彥縉先令家眷入京身從河南流言集義擒偽收復多

城朝議人俱已用之且月給其家米五石工科左李維

樾言縉彥閣賀失撿寸斬莫賄當逆賊入宮青衣候點趾時司官對養貞哭罵縉彥謂其曰曾初某曰提防某日曾初某處宜堵縉彥衰如充耳遺此烈禍國已難施面目矣及賊被虜困鼠竄狼奔走間求活意中豈復有朝廷哉今賊臣未誅反先登用君法紀何況賊蹤乍退虜騎方張豈有河北殘軀為縉彥叔役者縉彥昔列中樞大權在手不免展一籌以固吾圉乃今風鶴逃散之餘魂即使熊羆當道之偉略人之能不四眦懸絕若此有起理乎燕吳相去二千里而遥黃河以北郵問繼絕

縉彥之從賊不從賊誰剖明其心事集義勇復城池果誰見之而誰聞之夫國家所以厲世磨鈍誠任懲求者名器而已勅書關防何物而為賊臣須給則辱在王靈兵部科總督何官而令賊臣竊處則玷在樞要文武使宜何事而委賊臣專行則恥在官常吏兵劄付何器而假賊臣填名則污在符檄臣慮天下豪傑之士聞之解體更恐　烈皇帝在天之靈亦有恫乎不忍聞者乞收回成命無為所欺報聞後北兵入南都縉彥復降為布政

起補編戍御史張孫振四川道掌河南印
孫振按晉以千請不遂糾學士道袁繼咸又與撫臣吳甡
相攻為甡糾逮咸至是起補署銓侍郎張捷意也
准文選司郎中王重回籍以原任南吏部郎中劉應爵代
先是吏部尚書顧錫疇署銓門單坐缺批送司重點不
從以手書與亦不答錫疇怒疏糾之咸謂曲在錫疇吏
科都章正宸疏留重然猶容語人曰吾不敢必者請耳
至是言于尚書徐石麒謂重門多招搖重遂請退
大學士高弘圖四疏乞休允之命行人護送予驛賜銀幣

弘圖入閣時持論侃侃如阻內遣及內侍諸事皆有大
臣風弘圖去士英始專政時事日非矣
庚申黄河口決命部院築塞
命原任大同知府蔡弈琛以四品服俸添註職方司郎中
又復原任應天府通判徐樹蕃官皆侍郎阮大鋮所薦也
大鋮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官皆語礼科都沈胤培
曰國家何患無財即如撫按糾薦一事非賄免即賄求
半飽私橐耳但令納銀若干于官應糾者免糾欲薦者
予薦排而廣之公帑充矣其鄙妄如此弈琛援王期昇

餘樹藩以助銀若干建堡故保之

壬戌謚原任禮部侍郎張邦允文懿

邦紀輔臣弘國居師也

廣寧錦衣衛事馮可宗一子世本指揮

癸亥贈大學士孔貞運少保謚文忠廕一子尚寶司丞與

祭葬

初署禮部管紹寧以文恪文恭請不允有旣無類德亦

無表見壽語至是紹寧忽改文忠貞運爲柑醇謹無他

長前無謚爲獻

命再訊繫獄郎中周鑣

鑣叔原任御史維持弟原任知縣銓疏言臣家門不幸突出周鑣因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及國變錄等書自揑勸進表下江南策硬坐于鍾從淮上逃南中致臣家城邑不能洗此從逆之名且鑣于 皇上登極時首倡異議另圖推戴是鍾罪止一身鑣罪在社稷疏奏命

并訊

甲子加湖廣巡撫何騰蛟兵部右侍郎撫全省

陞四川右叅議王鼎鎮尚寶司少卿

八十 亟代亟可之羞恥

馬鎮崇禎時以御史例轉

命提從逆楊觀光等保國公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禮部

尚書錢謙益吏部左侍郎張捷兵部右侍郎阮大鋮所糾

也

時從逆一案雖經屢訊然止欲攻門戶者從逆者雖里

居之方允昌梁㦤之梁兆陽衆矢交攢亦不甚深求也

至是又合攻觀光等而于原任庶吉士張家玉則曰看

劉宗周黃道周于逆闖令其收人望以集群黨蓋以阻

宗周道周也於史可程則曰係閣臣弟反于素篤公然

從賊下于理蓋以此逐可法也後家王起兵廣東與北
師抗遇害
廕內臣馮進朝等子任一人世錦衣千戶
謂劝勞軍中屢經大捷也
命附祭死難內臣王之心等予廕有差
國變後王之心狀因元自經高時明自焚方正化罵賊
死餘皆脫刑者
工科都李清請遵孝康與獻二帝于專廟又請祀孝廟為
不祧之主命下部議

既言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若祖功則高廟與成廟當之矣若宗德則含孝廟何屬今觀弘治十八年間凡恤民瘼抑近倖寬誅臣且與劉大夏戴珊恭日洽魚水歡亦君臣何異父子親盡而祧非并有德祧之也若我

皇上即今世宗而恭帝即今獻帝當時張孚敬桂萼等僉力持者歟然皆云別立廟時祀太廟則有祧期而祀別廟則無遷期也今者專廟之建議定本此夫以世謂獻皇終遁乎祧矣何如俟太廟告成後奉遷專廟與恭皇同祀則仗異日得長享血食以慰孝子慈孫心哉

諒亦世廟所欣然於在天也且不獨献皇可合祀即孝
康亦可合祀何也均一追尊耳疏下部議竟格
咸陽地震
丙寅命内臣孫元德往浙關借内庫及户工二部一應錢
糧
元德初以造桑皮紙至浙、害甚、及借逃羔恐喝官民不
支剩柒、所獲不貲、後北兵至於以索付潘中年置江東
江東將士藉之金盈高三尺許、滿貫大珠、將士十三往
返皆盈囊去、中年司房乾沒者不與

起陞工部主事鄒之麟尚寶司丞

之麟夙以持議與黨氣左故蹇志

起復原任戶科戴英原官補兵科給事中

英以舊輔薛國觀門生例將參革不赴至是因薦復原

官非諫言賜環始此

加考功司郎中梁朔明太常寺少卿依舊管事

命內臣田成往杭州選擇淑女

京師兩進淑女、皆不稱　太后意、乃命成出杭、郡、稚、女、

畢、嫁、一、方、駭、然、矣、

丁卯雪被糾御史魏瑢等

從黄耳鼎言也

免辦獸炭

工科都李清以國用太侈言於閣謂此項宜裁閣臣鐸

曰可裁否士英曰裁之易耳次日批免相臣之權足有

為若此計省價凡一千七百兩

戊辰命楚鎮左良玉兵以鹽代餉從閣臣馬士英言也

每百斤定價一兩五錢已良玉疏言不便有今者三單

方切防禦若覓鹽糊口何時方完鹽既不爲累兵須轉

而為商等訪飭秦士英不悅時良玉與士英已隱樹兵

矣

加總督取叙款一品斗牛服色

蔭伕臣體也後以侍行辭免

贈太僕寺少卿劉時俊兵部右侍郎廬子

以先朝勦水藺功

以卜從黃蜚兵湖領戎政提督營

已巳命議贓汛伏李沾述及朱元臣陸卿鴻罪從兵科左

王之晉言也

時諸勳臣持議每以文臣不死難為誚及之晉疏出保

國公朱國弼等始慙狼狽補糾元臣勳衛御鴻錦衣衛

指揮皆以京師陷同祖述南竄

命戶部左侍郎[illegible]兼工部左侍郎以便鼓鑄

予鎮遠侯顧肇迹等祭葬贈廕有差命立祠祭京師

肇迹等十五人惟成國公朱純臣先被殺餘皆因闖為

北兵敗乃與舊輔陳演等俱見殺至是禮臣廹於諸勳

臣默以殉國例請旨下工科都李清言肇迹或禁或栲

半資賊乃非殉也彼同時文臣中如大學士方岳貢丘

瑜等何嘗不以捋禁死而褒譏相半、祠祭猶懸既無死
生之殊亦無後先之判獨何有文武之異無已將死內
十五臣附祀旌忠祠不必另建以蓄民奮至仁也以節
國用至儉也以偷生與就死者别而又以慷慨赴義與
顛沛隕身者别至明也、一舉而三善備矣部覆如議
鳳陽地再震
庚午御史陳潞知請議定鄖開鎮河南命該撫酌議
國子監生蔣佑聖吳瑞昌各進歷朝實錄
加文選郎中劉應賓太常寺卿照舊管事

文驄又以士英而斤

再贈故工部尚書沈儆炌太子太傅河南按察司萬錫蕃

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

以為藩臬指綿造　恭皇帝藩府劳也

吏科都張希夏請嚴計處勳臣不得濫薦從之

旨末又云如有冤陷者該部則列緣繇奏請識者知倖

門未塞也

加王遵坦左府都督僉事充登萊總兵官

辛未再贈楊師孔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一贈再贈皆以子文驄故

革原任禮部郎中周仲建職法司提問刑科梁應奇所糾

也

仲建與故輔周延儒客書呼輔為叔號指為義父乾兒

者過也

命史可程在寓候議

閣臣馬士英代請也

敕禮部嚴行各城稽選淑女

壬申戶科吳适請復日講午朝例命候旨行

癸酉命項煜以原官總督兩廣

魁楚負罪起岩驪忽改殺地人以為錢神有靈

予進士謝于宣祭葬半造墓廕子

于宣太僕少卿三廕子以閣逆刑死

命工部移會興平伯高傑諭李必忠勿留官硝

時工部買到官硝已經傑批放其麾下李必忠由之故

命傑諭放諭賢於古矣

兵部侍郎阮大鋮條陳水陸兼防事宜命申飭行

疏以湖口為賊自京口來犯之西路高寶為虜偪青

徐寇經揚之東路以和州為虜闖自歸汝潁壽蘄淮趁

定遠滁州之中路西路之勢以黃斌卿爲前茅堵湖口黃蜚爲中權趨荻港皖口鄭鴻逵爲後勁駐蕪采探臣洲駐江口爲援東路之勢鴻逵擋瓜儀蜚趨龍潭斌卿駐蕪采探臣亦駐江口中路之勢黃蜚統水師于江北針魚嘴爲前茅鴻逵自京口趨大勝關和尚港斌卿自九江下蕪湖爲左右翼捺江則駐江口爲中權至上江要害建德接懷九江彭蠡而陳家衕爲中於此守之則池太安神門接壤饒州浮梁而三通嶺爲捷路於此守之則徽寧安神京肩背可以無虞矣

陞編脩陳于鼎為左庶子掌左春坊左諭德以正撰為右庶子掌右春坊編脩趙士春為左中允簡討張居為[illegible]

李景濂為右中允

于鼎後降北復任編脩正撰為光祿少卿

賚楊承恩承德承忠各百戶一

余門楊氏所請不知何功

復景廟吳賢妃尊號上謚曰孝翼溫忠淑順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謚建文故皇太子文奎曰恭愍復皇弟允熥吳王謚悼允熞衡王謚愍允熙徐王改謚哀簡曰哀諸公主

駙馬皆復舊號追封皇少子文圭原王諡懷
初方孝孺等既謚禮部主事張采言於工科都李清曰
君不念忠宗弟君子乎封爵未復謚號猶懸如普於諸
臣而靳於吾君之弟君子猶缺典也清乃疏言 皇上
紹統以忠廟與代廟並尊且有加謚又有追復與禮明
備矣然就此兩朝中有明未盡明有備未盡備尚在母
子兄弟間亦一爲景泰之隊太后寮正統十四年代廟
即位尊生母吳賢妃令代廟稱宗矣汪后亦加尊[illegible]
爲帝之生母而既靳尊謚且并削原號可乎則何以慰

代廟止孝之心以為明倫孰缺略于廢太后之仍舊者
夫廢而復之者正也一為建文之故太子葢建文元年
立子文奎為皇太子國復革除事與所革者年號耳原
未革反帝號則亦未革及皇太子孫今忠廟撫宗矣爲
忘補謚矣為帝與后之元子而遺故號不錫新謚可乎
則何以慰忠廟止慈之心以為明倫孰缺略于故皇太
子之無謚者夫無而補之者正也一為建文不以罪降
之親王與不以謫錮之皇次子葢建文元年封弟允熥
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又葢建文三年熙少子文圭

生未幾三王皆降封且廢允熥允熞爲庶人改允熙爲甌寧王又開文圭于大內矣今忠廟之號謚復且孝康與孝康后亦復爲皇弟而或降郡王或夷庶人又爲皇少子而不錫王封可乎則何以慰忠廟手足毛裡之愛或曰孝康有四女其可考者爲江都宜都南平三主而其一無攷然皆貶稱郡主是可並復否曰帝子與帝姬一也何紀然别以爲明備孰缺略於諸王公主之或貶或罷者大貶而復之罷而應封之者正也乞並賜俞允下部議復於吳賢妃應復號又應加謚則貽諸生毋周太

后以下例。于皇太子文奎應加謚。則如悼恭哀沖諸太子例。于允熥允熞應復爵。亦應加謚。則如甌寧王允熙謚哀簡例。于皇少子文圭應加王爵。且予謚。則如泰晉諸王以下例。以此詔告海內。曰典禮明備。是真明備矣。然則建文時之呂太后與景泰時之懷獻太子。今既為世子者遂可不議乎。一則應絀而不殉。猶與少子居孝康陵則有無謚可也。一則不應立而立。王欲黜憲皇以自私。則始立終廢可也。即當從之

命左春坊諭德文以原官兼兵科監高傑軍西討

命諸臣不係從逆外餘皆斟酌末減從督臣史可法言也

可法言　先帝以堯舜之君慘罹社稷倘在北始愿從死

豈在南謝匪人臣即如臣可法誤與南樞臣同官士英

四任勝督未聞悉東南之出疾趨北援即鎮臣高傑劉

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皆應重論者臣等罪也

乃以聖明繼統遂蓋臣子重辜不服介頒未加抑且恩

榮叠稠于諸臣在北者毛舉而概絶之豈散秩閒曹

其責反重于南樞鎮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

者數人重處示儆若偽命未污身被刑拷者皆當置勿

閫又如管屯管河諸臣諉避賊南來不係受任封疆守握兵馬者皆當予以寬典即督撫大吏亦當推其所處時勢以為罪案重輕其餘朕過北方徘徊後至者皆准戴罪討賊赴任畢前因才酌用至于東兵助戰義重援仇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揔之應罪者罪無為報怨之借題應寬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使天下曉然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聖明宥過不但在南者始寬即在北者亦始寬必有全身忍詬之人為雪恥除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兇或亦情

張捷一段塗抹

理所必至也疏奏允之

甲戌内侍陞吏部侍郎張捷為吏部尚書

閣臣士英意在戎政尚書張國維惟侍郎阮大鋮意在捷以國維為言官時糾薦皆異詞也内傳忽出士英擬沐鶩悵自此意怫大鋮矣先是捷言 先帝末造諸臣之心皆懷淵同之域自造藩籬坦蕩之途横生荆棘有用精神不失之奉公効職而耗之結党行私兼人才加不策之任事圖功而併之護同推異假戍所劫使人不知有朝廷道路所歸使人不知有法紀文武遷之移任意

把持封疆功罪之衡全恐顛倒以科場為壟斷功令蕩然以文墨為糾連應呼遍地於是奔競官污吏之所漁獵豪仲佯士之所推遞債帥驕兵之所淫掠而聚其毒于民人心既去國運隨之而禍且及　先帝今日救時急務非盡反前此所為不可閣部大僚至須滌慮和衷盡破方隅舉從前欽案定寃者分別雪之或錄之卹之其不寃者雖宜懸仍之即目前從賊之案汚僞最著者數人辟之其逆無疑者若干人末減之從此與諸臣約曆燗蒿恭盡情放下自強作用兵宜講求然後秉鈞

侊燬及張孫振當大不以

後所行不改所言也

係張宗室救總獄自請換京職授行人

侊燬自比劉向既已摘奸功不在定策下又欲援　先

帝時朱雲例往投檻極見者哂之

遷工科右梁應奇僣遷兩廣撫程

乙亥都督同知李誠銘請取三朝典彙付史館以昭信史

報聞

誠銘孝定皇太后侄也既薦原任禮部尚書來繼祖兵

部右侍郎謝啓光右庶子余煌編修吳孔嘉乞加環召

言要典者如此煌紹興人後北兵渡錢塘煌自縊死

起陞順德副使張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

初文書房內員傳令推張弘遵因老部不可入見閣臣以秉貞右上竟點用上傳起假此也秉貞後降北為礼部郎中

丙子內傳改授職方司主事[illegible]遐飈為御史巡按浙江除授不自銓部題差不必揔憲閣臣士英所為欲布腹心以箝路工也或曰遐飈通內侍取上傳耳遐飈既得

貴凡浙紳謁賀銀幣悉納足跡未離門館筵燦然矣

訴王裔

王裔借名王重儒偽為定王至境守陵內臣谷應珍詰知為偽以聞戮之

安遠侯柳祚昌疏訐詞臣徐汧奇不允

祚昌疏言 皇上中興履運姦臣陰懷兩端問誰朝衣冠蹈光化蒞于京口辭前而惻然撫幾者詞臣徐汧也汧自恃東林渠魁復社護法狼狽相倚則有復社之兇張采華允誠至貪至橫之舉人楊廷樞為大先驅則有

極險極狂之監生陳默 皇上定鼎金陵而彼且安然為封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祈哀大羊分地盜賊是何等語已大膺乾斷立逮徐汧舉人楊廷樞監生顧杲先行提問其餘徒黨容臣次第指參參請斧鉞疏奏命已之

御史沈宸荃疏薦禮部尚書黃道周詞臣劉同升葛世振

御批為僞職等者馬上差催

命五城御史及錦衣衛緝逆罪廢諸臣潛京鎖營者從戶科吳适言也時罪廢諸臣投刺白日亦終無緝者

命於弘光元年上辛日行合祀禮

先是禮臣顧錫疇以合祀請已奉旨至侍郎管紹寧署篆又題合祀票擬者皆不悟也太常少卿沈胤培疏言聖祖合祀之禮宜遵者四漢儒董仲舒曰郊嘗以正月上辛日所以先百神而居最前　皇上改元舉祀禮行於卯而百神受職以泰壇昭事之精誠贊萬國尊親之志氣宜遵者一周朔建子冬至圜丘適當獻歲不妨迎陽報天我朝循夏正不無地先天祭之始今用歲首開泰之辰行大報天地之禮孔順孔時宜遵者二世宗遵

詔原有郊祀等礼各祈祖宗舊典斟酌改正之文故移

廟時輔臣獻議曰歲一舉合祀奉一祖以並配遵 太

祖更定之制蘇世宗未安之情蓋分祀者一時改敬而

合祀者我朝通行宜遵者三南都自合祀後北郊遂廢

今俗所称地壇非地壇也更走方澤功難成而涸舉分

祀于合祀之所非所以為礼宜遵者四况乎大壇近拱

宸居逶迤陵寢臣知 聖祖在天之靈必有悉依不合

者仰祈霈發德音仍遵合祀覆從之

命户部發贓罰銀單於省直從閣臣士英請也

原缺

不得因此生變也大典募兵時允張如數後吝不與故
兵怨於光先而有此語非光先倡
御史張孫振疏糾錢元愨文德翼錢旃入言毛羽健不宜
復官溫體仁不宜奪職俱下部議
陞兵部左侍郎解學龍為刑部尚書改禮部右侍郎陳盟
為吏部右侍郎
加寧南侯左良玉太子太傅
己卯升巡按湖廣陳丹衷為長沙知府
丹衷與閣臣士英姦為在獄周鑣致書幣求解未達被

綸故例轉先是吏科右熊維典疏糾丹表謂　先帝時
原仗募兵西粤時改瑩員何故久滯兩揚揚安撫名定
何騰丹表無以辯也
准錦衣旗校補足二十名
命復張慎言尚書管侍郎事仍廕子
庚辰復革職御史何綸例轉御史黃耳鼎俱原官
准添註京卿
辛巳改西宮爲興寧宮
壬午戶科吳适疏糾總督顧啓已故兵部尚書馮元颺

不問

疏言啓睿撫秦數載將賜尚方乃養寇趑趄誤事日熾

先帝赫然震怒初令褫職仍復巧立飭裝名色借往

燃灰令問所墾闢者何邑之阡陌所安集者何鄉之鴻

鴈所聯絡者兩河之士寨有幾所激勸者一邑之人心

何若公論不容遂飾病圖卸即令收拾豫土現奉嚴綸

為啓睿者不果騎星趨招集土著亦當勉效戎行少黍

末議計不出此忽思引疾中州何地今日何時可令其

諉官盡銳巧卸危疆而勿問哉倘疆臣尤而效之即撫

臣越其杰正當借頭毫為窟穴按臣陳潛夫終可以湖
上為逍遥誰復為　陛下任驅馳者若已故桓臣馮元
飈月間銖簡將晉中樞捷事僉懦寸籌莫展昨見部疏
狥其陳議予祭葬是使悞國之臣死生皆可得志何怪
啓睿之踵轍祈將丁啓睿立正典刑以為人臣負固者
戒仍勅部以後卹典勿得濫矧
命內臣孫呈緒仍為提監同登萊巡撫王　深星馳赴任從
東平伯劉澤清言也
呈緒以分監南鼠闘臣知圖等欵罪之呈緒逸劉澤清

疏莽請用為登萊總監閣爭不聽然深卒不行呈禎仍
名回其狡計也
詶曹友義當黃河水師金聲桓孫楚援勦各總兵官
免行刑
予楚殉難諸臣祭葬有差仍准自行建祠
楚府長史徐學顏長沙推官蔡道憲知嘉縣王良鑑
祥肅漢蒲圻曾抃均州謝承照衡陽張鵬翼興都留守
徐壽崇武昌通判李毓英經歷任文照皆死楚者泰府
長史長尚綱商雅監軍副使喬遷高皆死泰者

予原任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等祭葬贈蔭有差
標與郎中徐有声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副使朱
廷煥俱祭葬贈廕皆死闖者也四川死事有知瀘州蘇
瓊妻舒氏吏目趙皆升河南死事有鄉紳簡討馬刚中
南陽知府丘懋素左鎮監軍主事余爵山西糧道藺剛
中進中死虜有主事劉大年前南科張焜芳河間兵備
趙珽俱贈祭蔭又有主事成德父文桂德妾蕭氏車氏
妹李白文桂贈如子官婦女附祀旌表
定江北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衛營額兵

一萬五千餘侍挑有差

戶科吳達言當今虜寇臣測中外並額自來陵江淮以及荊楚黔蜀處處用兵人人需餉而餉何在前此有加派可言今無可加矣前此有內帑可請今無可請矣前此猶以全盛之幅員供一隅之輓輸今獨以一隅之正供命四應之經費矣點金無術而眾何期臣以為今日兵非不足患選練無方與營伍不實耳請 陛下速勅各督撫鎮就見在兵丁定加抽練而尤信賞罰同甘苦乃能臂指相使緩急相應夫盡人知戰是處可守何用彼

爲沽市兒挂名軍伍以虛名耗廩餼乎非籍兵也籍去其挂籍無用之徒蠲去其虛伍冒糧之弊則兵不必增而用自足矣部覆從之

癸未起訓光斗補廣道御史原以大察不謹汰

起升原任吏科都劉安行通政司參議劉若金俱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安行提督南直浙江沿海開墾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理海防軍務若金提督閩廣沿海開墾屯田市舶橋稅

珠池兼理海防軍務未幾復差二内監共職同且設數

監司各衆所知充之

命凡城破自死及病死仇殺不得借名求䘏

甲申准南贛廵撫林一桂回籍

升光祿少卿張作楫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

御史張孫振既論吳甡鄭三俊祁彪佳不聽

彪佳撫三吳時與諸紳相見色若不屑張捷者捷不悅

孫振之糾人疑捷意也捷居鄉孝友尤自礪明旨亦許

其清執及爲冢宰遂怨東林刺骨且以諸勳臣及士英大

當時就謂事平仍舊者不復遂謂為不刊之制乎

鉞爲己任一切推升悉聽臨指公論尤之

十一月乙酉贈原任戶部侍郎莊祖誨尚書廕一子

命改浙各衙門上供錢糧以寔內帑

免議益王

原任杭州推官黃端伯死其不法故也端伯亦免究和

事而已

命御史姜埰暫行掣籤法事平仍舊

時御史尹民興姜埰左都李沾苦于情面以掣籤請非體

也

丙戌歷已故兵部侍郎董光宏一子

起升原任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吏部左侍郎

奕琛先生閱稅擬戍有旨禁錮終身永不叙用壬辰特

起少宰、會推之日、戶科吳适言於朝曰、今日乃冢臣獨

推耳、言官任畫題、不敢参駁、何名會推耶、同官感其言

皆托故不赴科臣到者、惟戶垣署印陸朗一人

行海也

稍原任文華殿中書顧大成

時糾其從逆納銀九十、兇

予故詞臣沈懋學謚文節焦竑謚文端

兩人皆罰元懋學以阻江陵奪情焦竑以科場註誤論

皆淪落不竟其用

丁亥東寧伯焦夢熊疏薦原任浙撫熊奮渭著遇欽推用

命陳麟署提督操兵官管理江督標下水師

戊午陞鳳陽副使張如蕙大僕寺少卿

以與閣臣士英共事也

准鄧文光襲封定遠侯

贈少詹閣仲儼禮部右侍郎不准廕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明末諸臣以馬阮輩
皆妖孽也勇閣等亦
復何其多歟

桂王薨

京師旱命禮臣錢謙益等禱雨於天地壇

以西花園殿為慈禧殿

命兩浙田籍候勘

先浙既請楚餉有怨各兵索餉南下眾驚人民等諮已

撫左良玉自連矢至是因糾馬士英見恐故提問良玉

陰嗾部將羣譁欲下南京索欠餉保救浙江督表繼咸

為截留江浙十萬乃廣餉十三萬給之且既代浙中理

以舆臣將其任劳言士英不得已批免遠乃已浙留後

王、華中、竟不歸、說者謂士英之修隙、謝之抗提皆非也

時繼咸既以累疏與當路隙、所條陳及題用道府等官

供置不覆、鄭鴻逵五千人既留京口、繼咸以陳麟加銜

衛代鴻逵料理水師、鄭林奇加銜衛料理陸師、俱寢閣

既大鋮索六千金始給一署鎮劉、必再索六千金始肯

給敕印也、此外向丁用重賂識大帥者甚衆、京師有職

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諸將士卒解體也

己丑、鳳陽力奏皇陵災、松柏皆焚

時鳳陽里民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

尋聞號泣不輟乃率數十人持杖入州一大衆駭走識

者以爲不祥

升原任河南副使張弘道太僕寺少卿

庚寅命淮上軸鎮楚豫督撫嚴備河北

防北兵過河也

命溫台玉環等山三年起科

授曹國林牛覺王文學錦衣衛千戶

以護從微勞得之

予死事彭大炳莫贈廣建坊曰一門忠烈

彭遇颽請之也已礼部題應以太溢不允

壬辰予死難内臣李鳳翔王承恩各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勅慰德魯衛各藩

癸巳寧南侯左良玉奏華容石首戰捷

起升廣東右布政王騏太僕寺卿

甲午謚吉王曰貞

升楊御蕃一級廕子錦衣百户

追叙崇禎時擒李青山功蹇諤其來降執而俘獻也

乙未命潞王寓台州寧海

端門外火

其地即社壇門東與太廟門對

丙申予薊督吳阿衡謚忠毅祭葬廕建祠從同鄉閣臣鉾

請也

阿衡困墻子嶺失事致北直山東失陷七十餘處因死

置勿論可也謚廕逾矣

定中宮禮冠價三萬常冠價一萬

時內臣索價三十萬責于戶工部及應天府催請甚急

工部合戶部言今何時耶金甌半缺民力已枯今天下

兵馬錢糧通盤打筭欽劄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戶部見存庫銀止一千有零耳乞勅監臣加意節省疏奏乃定哉

大學士史可法請頒討賊詔書兼痛陳時事俞之疏言痛自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圖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遂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歌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詘文

恬武嬉頽成暮氣矣屢得北來諜報皆言虜必南窺水則虜調虎舡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染腥羶而我河南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於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于虜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近見虜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蹤我近境是和議固斷斷難成也一旦冦為虜併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冦勢尚張足以相拒虜必轉與冦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于此日我即卑宮菲食嘗膽卧薪聚才智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而破釜沉舟尚

恐無救以臣觀廟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閒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事漢光武不忘要蕪抱薪之時臣願 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褻御之臣輕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前北變初傳人心駭異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倏萬之人歡聲動地 皇上初見臣等言及 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矜及 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寔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 先帝以聖明

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于賊恭皇帝亦
崩于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　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
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
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
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膜置以臣仰窺聖
德衎恭人除似有初而鮮終臣恐恢復無期而偏安未
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
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
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

遭此大變皇上承嗣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
罪當誅從無功足録臣於登極詔極將加恩一款將爲
删除不意頒發時仍復開載聞虜尚見此亦頗笑之今
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于
斯爲極以後尤宜慎重尚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
將力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若無糧搜括既不
可行勸輸亦覺難强似宜將內庫一切本折盡行催解
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
夕之宴衎左右之進献一切謝絶即事關典礼萬不容

發者亦且概從儉約益賊一日不滅虜一日不歸即有
深宮曲闕豈能安處即有玉食錦衣豈能安享此時一
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必吾皇刻刻在　先帝深仇
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于遣將練兵滅賊
殄虜之一事庶人心可挽天意可回矣時承任左都劉
宗周謝既有聖明當此除兇之不遑而在臣子則日日
討亂庶子以卧薪嘗膽之不足而在臣子則人人祥奈

褒虞等語謝者恍之
御史游有倫疏陳國計報聞

疏言　皇上富有四海雖極天下之奉不為過然此非其時如祀服金玉珠翠器飾等項種種製辦歲計不下數十萬其所用者果盡　皇上所必需乎無可裁而省者乎夫　皇上躬行節儉內廷亦何嘗不仰體上意然如織造張作織工衣帽等局及御用上衣等監工價柴米鹽菜之類每月不下萬餘積而計之已不可量又有冬衣靴料氊席等費亦不下萬餘非特部劄以關領則奉明旨以提催且曰會典所載嗟乎歲入去其半矣民力皆其竭矣猶可執典例為辭乎望議為清察毋輕徇

所謂以有盡金錢供不經用度也至通計今日財賦用之內者僅居十之三用之兵者不啻十之七間有根本解之他營而此鎮截留者間有轉未入于太倉而需兵據挽者庚癸頻呼戰守不聞裕餉之道何術而可堅子牧夫荷戈無力黃顏瘦脊負甲不勝是謂弱兵弱兵宜汰也彩服錦衣翩𨄅馬上妓童美女酣樂營中是謂奢兵奢兵宜戢也市人遊悦聞執擊心驚潰逃半聞金色變是謂怯兵怯兵宜去也紙上飽飫按籍則有陣中植糾核數則無是謂虛兵虛兵宜清也乞嚴勅督撫鎮臣

那出忠的偉人

一三甲防或關屯種逆食或散老弱婦襃母以數百萬之餉為不戰不守之兵坐耗而虛糜之也

丁酉淮蘇松巡撫祁彪佳回籍

彪佳撫吳甚得民心速為朱統𨭉張孫振所劾遂移疾去及紹興失守自往死

命督輔寵山來援兵立劢劢鎮齊不行嚴旨催促乃攜家渡河又攜被逮原任保定總督侯恂同往督下海北獄然後句以百騎回安東宗佩拆匡田仰時因劢手札有悉憤語密致督輔可法

言其不軌狀至是詩入與阮署擒下獄事聞命可法究
奏斃獄中
戊戌加總兵鄭鴻逵官級廕子世錦衣衛百戶
己亥贈原任大理寺卿陸世科右都御史廕一子
起朱繼祚原官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參處御史羅萬爵疏糾周鑣着法司究明
鑣推蕪閒有煩言萬爵蕪湖人言之甚詳然以糾鑣故
偏詆東林至謂己與阮大鋮張孫振等有擁戴功人皆
哂之

其忿忿者倘亦以科得此結納之所致

庚子起原任南京吏科給事中應動原官

部題原任工部主事徐孫初改授科員不允

孫初為人朴拙初以修陵功奉旨允改授及題補科又以部爲改授祇開伴門報罷人揭不謁閣臣故也

升工科右李永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湖等處

時永茂忿忿謂先巡京營與諸弁爭庭謁禮故附放外

然固陳部推尤非也崇謙附臣繹以同鄉私之

准孫組城襲封懷寧侯

辛丑加户部郎中沈廷揚光祿寺少卿仍理餉務

廷揚後在海中起義受擒不屈同事三百餘人駢斬於

蘇無一降者人人比之田横云

升大理左寺副王文企太僕寺丞

文企舊樸臣崇禎時以言謫

加監軍道宋劼兵部郎中李猶龍供太僕寺少卿

加刑部尚書解學龍一級廕子世錦衣千户

追叙崇禎時江右捷功也

壬寅新任光祿寺卿許譽卿乞終養允之

譽卿見時情不合故乞身去部覆仍照新銜給與誥命

亦與數云

謚原任兵部尚書呂維祺忠節給祭葬

維祺里居死流賊難

原任禮部主事周之璵進玉牒

予故刑部尚書沈演祭葬贈太子太保蔭子

准錦衣衛百戶張翁之入錦衣衛職

其後以僉事掌南鎮撫司張鳳翔子也

甲辰加考功郎中孫劭明太常寺少卿

後與父雲楷俱仕北仍為吏部主事
歷詹事府正詹事禮部右侍郎仍管翰林院事沈延嘉
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劉同升右中允兼修撰陳之遴左
中允兼編修同劉正宗管理誥勅
時原任山東巡按宋學朱大理寺卿庶子
濟南之陷學朱死無確據故鄉與至此始得時同死提
學翁鴻業子疏訴又見殷
乙巳命永禁攘投改歷有故沒行者許拜道糾參削職遣
邊外永遠充軍

明旨自撰一律謂閣臣鐸之票非也且罪何至永戍

丁未命張鳳翔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直水陸軍務巡撫蘇松等處地方

鳳翔後降北仍為侍郎

升浙江參議盧若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撫鳳陽等處地方

加副使耿廷籙太僕寺少卿監參將沈定州兵孫廷昌入川勦賊受督輔王應熊調度

北兵陷宿遷尋以復出

兵至則逃去則稱復積弊如是

予鄭彩廕一子錦衣衛千戶

授黃蜚世錦衣衛指揮僉事黃玫黃芳各千戶以護衛微

勞

授李徵蘭錦衣衛百戶

河南承差以微勞官

命內臣高起潛提督江北兵馬糧餉沿江水師

起潛先從海至淮命入京陛見至是乃用

罷職方監軍

以多倖濫故也

己酉命九江提兵黄斌卿駐皖池兵用皖餉

斌卿鎮九江偵知左良玉難制不肯久駐遂改

庚戌命都督鄭逵鄭綵守閩封江難

命提閣撫何騰蛟立祖德曾化龍及總河黄希憲

御史沈宸荃言今東豫西省所為提約經營為王永吉

張縉彥永吉先失机負罪　先帝拔之為督宜如何效

死為報乃擁兵近甸不能勤王救敗惟知一逃置之極

典猶甚縉彥先考選部屬　先帝屢拔為中樞亦宜如

河效死爲報乃身居帷幄不能固城衛主靦顏苟活加之寸磔非枉幸蒙 皇上矜念封疆寬恩仗遣則二人者 皇上白骨重肉之人可不效曹劌孟明收功三敗哉奈何永吉覩望逗遛徘徊淮海間未聞荷戈先請詰命借勞乎昔日之罪無可逭新功乎今日之功無可錄且何急於榮父母而緩於勤君上縉紳不聞一矢加遺狼狽亂竄聞與東按南來糾連義勇收拾河北之謂何豈一復衣冠貪生負國之心復出死何以對 先帝地何以對 皇上與臣民也不圖一奮貽誚萬年矣若劉

與昌平皆三輔也　承吉罪在難逃何謙更多一失地陥諸陵之罪至京師失陥　先帝升遐凡在守土皆宜厲兵秣馬俟新君之復仇乃賊塵未揚先去為望則來撫立祖德河臣黄希憲何以自解皆不得令文山頭望廷尉也既參興不列名之登撫曾化龍一并提問
興平伯高傑請豁原任大學士周延儒原督朱大典翰林吳孔嘉家產似不允
大典孔嘉皆饒於財而孔嘉又以合時局議起高傑武人諸疏皆聽縱索於春容非其志也

大學士馬士英請敕酒税助餉命戶部議行
總兵杜弘域所陳也官納票一斤納錢一文惟土酒半
文填大小各照例派納々課後名糟坊為官店免雜差
違者依私鹽律究罪
辛亥起補原任御史禹倜山東道
倜崇禎時逮削
起原任山東巡撫王國賓光祿寺卿
復原任刑科吳希哲原官補工科給事中
希哲先以參處

城金山圍山

京口監軍主事楊文驄請之

命速結從逆諸臣案以四議參六等

工科都李清言今者從逆一案做唐六等定罪矣然今

法與唐法異何也彼議于東京既復後此議於北京未

平時也或從賊或從虜能令如達奚珣陳希烈輩皆就

足將頻大理對簿否然則如之何曰無假之年耳夫子

之悲筆春秋也豈能盡一時亂賊皆伏兩觀誅哉正緣

書弑書殺不貸于袁王三寸管而迄今由已久寒骨猶

斬痛則此等之風霜亦無矣故臣願今日司三尺法者吾頭可斷吾膝不可移堅持此筆而已若現在禁獄諸臣惟有法可議耳夫一身伏鑕血有時枯而千年點毫臭無時洗明有天日幽有鬼神故臣又願今日司三尺法者無亂此筆亦無枉此筆上者辟中者戍下者配與杖一以明允為功耳然則從閹從逆諸臣遂有死法無生路矣一曰織閹君欲織閹當為晉顧榮其隨身陳敏帆日以函首送離題逆賊陳敏之名為快於是與甘卓合計誅敏而榮卒歸晉如是者無罪一曰誤閹君欲誤

閼當為晉恭序其陷身符堅也從陣後大呼曰秦兵敗矣于是謝玄乘其撓亂以八百破百萬衆而序卒歸晉如是者無罪至從虜諸臣又有别矣夫閼譽而虜功名身羈異域心眷天朝則弭兵息民亦所以報也一爲宋王繼忠是致刺史也因兵敗臣遼然卒以通好破任一爲宋祁宰是先以醫術補官者也因詐陷官於金然卒以誅南侵被殺大如是死節生蕃矣此臣又於六等外列爲四議以為從閼從虜者啓一始失身而終報國路也疏奏命如議進給

壬子命蘇松督撫祁彪佳會同監臣孫元德清查東南錢
糧
時監生陸佐家言東南正供錢糧多為吏胥侵蝕故也
人以為奉元德意
興平伯高傑疏薦吳甡鄭三俊金光宸姜埰熊開元金聲
沈正宗等報聞
監軍侍郎兼兵科衛胤文因傑爲言甡按孫昳秦都西
去思及其撫晉勦賊著功防河無漏晉人尤德之有能
有爲有守此所長也獨一生大病在認東林太真高予

已以君子旣絶人以小人之附己者雖盜跖亦指爲伯夷不附己者雖伯夷亦指爲盜跖當壬午癸未時流賊盤踞荊襄甦奉督師命逐逆一月平生氣概一朝都盡先帝若誅以抗逆誠不爲枉尋與一成此至仁也旣幸逭 先帝之仁則此時更不須追論甦罪扶艱濟難今豈可無甦惟願甦自今後遇事則從國家起見遇人則從人品起見更勿以声氣二字排陷把持則不負 先帝之恩矣三 俊清心若水勁節如山但入骨之病亦認東林太真加之秉性執拗偏聽成僻人曰某是東林則

信為腹心其非東林則燒如代冠至貪婪萬狀之吳昌時亦因聲氣二字破格拔擢識鑒謂何若起掌閣書用操清範三俊其可少哉金光宸經濟邁往孤高亦讓三俊而把持門戶頗與相同當周延儒再起時光宸與往擁附一手握定仗為己用而後漸激水火此所短也然才非庸伍守又廉特去其褊心便成佳品昧于昌時起毘儀即日跪僕赴京舉為賢聖此畏門戶而不敢不入逆至冒昧耳若令儀真十年清恭惠政儀人感之其為給諫亦號敢言姻之林堅豈曰憐才臣嘗嘆國家敗壞

言似持平

皆由在廷臣子全不務做實事東林浙党勝負相爭高者以有用之精神供無益之口舌卑者以立党排陷之成為納賄招摇之端東林中君子多而小人亦不少但東林小人皆借君子名以欺人而人畏之浙党中小人多而君子亦不少但浙党君子東林亦必指為小人而傾害之一勝一負相攻不下惟望 皇上明斷于上諸大臣虚懷于下略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所裨非淺鮮矣既

奉 旨切中肯綮命部院申飭

復原任御史敘官駐廟湾聯絡海上官民

京按陜以煽聞又從逆闖劉洋清薦勝復後降北復為
御史
癸丑逮原任湖廣巡撫王聚奎
以任事已壞兵餉俱無逮議亦緣為黄澍所糾復與澍
訐故也
保國公朱國弼等言兩浙財賦重地不宜建藩命禮部覆
議
國弼等自負定策忌潞王近處肘腋故也
甲寅起原任河南右布政楊邦翰太僕寺卿

邦翰老以居里突升吏科都張希夏曾面詰吏部尚書張捷捷不能答也

户科吳适疏劾監司陳之仲夏時亨鄭正中等下部處分疏言之仲癸未還充東道關察却回方在逮問乃乘國變逃言得旨降用復列監司時亨以處分縣令營補吏邑勒農知縣遷稱營題加副使通省駭異初聞國變南逃又營貴諂差入豫無何喉稱恩長借題迎駕躐升江右方伯正中罷職州守借危疆為名得超授來有監司日事條陳竟不至境皆司道不法之尤者又若華戢

黃國琦阮溢等監軍宜令剋秋圖功許湔前非不效則二罪俱坐既嚴飭以救向往更厲禁以絕效尤庶朝廷尚有紀綱而臣子稍知法守至于大會逮問之魯應瑞失地潛逃之樊師孔飾辯巧營濫入章奏均非政體疏奏吏部覆之仲降級調用時亨以僉事圖功正中剷道銜賄與國琦俱奪職充為事官一時輿論翕然快之

南渡錄卷之三終